

禹貢錐指卷第十三

德清胡渭學

導弱水至于合黎釋文弱本或作溺合如字黎力兮反

傳曰合黎水名在流沙東正義曰顧氏云地說書合

黎山名但此水出合黎因山為名也鄭玄亦以為山

名地理志張掖郡刪丹縣桑欽以為導弱水自此西

至酒泉合黎又居延縣有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為

流沙如志之言酒泉郡在張掖郡西居延屬張掖合

黎在酒泉則流沙在合黎之東與此傳不合案經弱

水西流水既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當如傳文合

黎在流沙之東不得在其西也蘇氏曰合黎山名易

氏曰甘州即漢張掖郡弱水出刪丹縣南山下合黎

山在張掖縣西北二百里俗名要塗山薛氏曰弱水出吐谷渾界窮石山自刪丹西至合黎山與張掖河合渭按導亦循行之謂與導荷澤之導異禹治水或躬親其事或遣官屬往治之及九州功畢其水之大而切於利害者有九禹舟行從源至委核其治否故謂之導非疏淪決排之謂先儒皆以導爲治夫治河先積石治江先岷山有是理乎經旨鬱而不明可歎也張掖郡今爲甘州衛陝西行都司治酒泉郡今爲肅州衛刪丹縣即今山丹衛居延故城在甘州衛東北塞外其澤曰居延海弱水正流出合黎峽口而東北注之非經所謂流沙也

書序云隨山濬川故諸家皆以導山爲隨山導水爲濬川夫導山即隨山之事信矣而以導水爲濬川則大不可何以明其然也水性就下從下而泄故治水必自下始禹之言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此自下而高也九州之序首冀次兗青徐揚荊豫梁雍亦自下而高也說禹貢者無不奉此爲指要獨至於導水而以爲濬川何其與向者之意相背乎誠如所言則治水先弱次黑次河而九州之序當以雍次冀而不以兗次冀矣河先積石而後龍門則壺口之役不得爲第一功矣漢先嶓冢而後三澨江先岷山而後九江則荆不得越

梁而前矣漢先大別而後彭蠡江先東陵而後匯
澤則揚不得越荆而前矣淮先桐柏而後泗沂則
徐不得越豫而前矣渭洛治之最後則豫又當次
雍而居九州之末矣種種悖謬總由不知導水在
功畢之後而求合於書序之所言耳林少穎亦知
此處有不可通而不能尋究其故遂謂治水之先
後不在於九州非惑之甚與

九州所紀諸水是禹施功之次第導水所紀九川
是禹循行之次第

蔡傳云水之疏導者已附於逐州之下於此又派
別而詳紀之而水之經緯皆可見矣渭按禹乘舟

而行核其治否此文蓋紀實爾非為逐州之下諸水源流不貫又派別而詳記之以相為經緯也

弱水經不言所出桑欽以為出張掖刪丹縣鄭康

成曰眾水東流此獨西流而水經注無之其所經

與所入不可得詳今按近志弱水出山丹衛西南

窮石山離騷夕次於窮石即此淮南子云弱水出

窮石山也衛在陝西行都司東一百二十里本漢刪丹日勒二縣屬張掖郡後魏改刪丹曰山丹隋復故元升為山丹州明改置山

丹衛衛西南有窮石山在吐谷渾界十六國春秋乞伏孔子擊吐谷渾覓地于弱水南即此水也元和志弱水在刪丹縣南山下括地志云蘭門山一名

窮石在刪丹縣西南七十里十六國春秋云北涼永安元年沮渠蒙遜與從兄男成期同祭蘭門山是也隋志刪丹縣有祀山弱水行都司志祁連山在

山丹衛南一百五十里弱水所出蓋皆窮石之異名又按說文岷山也或曰弱水之所出从山几聲居履切隋志祀山疑即岷字之誤北流

逕其衛西又西北逕甘州衛北寰宇記弱水在甘州北二十三里又西逕

合黎山與張掖河合

行都司志刪丹河在城西源出祁連山西流入張掖河即弱水也西陲今略云此水春夏

之間寨藪可涉及其漲也亦可浮舟但土人不知造舟耳自與張掖河合其下通名為張掖河今俗謂之黑河按此地無舟後人遂以不勝毛芥皮船可渡之說附會於其間並屬虛妄張掖河古羌谷水也一名合黎水出衛

西吐谷渾界北流逕張掖縣北合弱水為張掖河

自下通兼弱水之目

漢志張掖縣得縣有羌谷水出羌中東北至居延入海括地志羌谷水一名鮮水一名余

黎水一名覆表水今名副投河亦名張掖河自吐谷渾界北流入張掖縣史記正義云合黎水源出臨松縣山東而北流逕張掖故城下又北流至縣北二十三里合弱水明一統志云張掖河在都司城西十里源出擺通州流經祁連山西出合黎山名合黎水入亦集乃界行都司志云張掖河原名黑河自鎮城西南山流出經祁連山積雪消融其流益盛傍合黎山出羌谷口北入亦集乃弱水又西北逕高臺

所北 所在行都司西一百六十里本漢表是縣屬酒泉郡後漢曰表氏後周廢入張掖縣明初為甘州衛地景泰七年分置高臺所所北十里

有合黎山行都司志云黑河在高臺所北二百步即弱水也西陲今略云黑河自所南發源東北流逕甘州復折而西北流入所北環所三面其在甘州尚散漫自板橋西至九壩皆合為一水深沙浮不可徒涉又西逕鎮夷所南 所在行都司西北三百里高臺所西北

百六十里本漢酒泉郡地明置鎮夷所高邑李縈禹門云鎮夷黑水即張掖郡西門外十里之黑水也其水由南山甘峻堡西番地面出來直下趨北山紆寬十里北行百餘里匯為大河西行至鎮夷所出口外水由上岸而下迅疾與沙石偕行土人呼為黑河其水遠望之黝然而黑掬之實白水也但與黑沙滾行望之若黑水耳此水大小分為七十二渠溉田數萬頃居民不鑿井皆飲此水其南為天山西北為合黎山余於順治戊子之冬曾渡此河比西黃河尤寬上流甚淺可及馬腹下流非浮舟不能渡按黑河之狀禹門以目驗得之最為詳確然黑河即張掖河自南山流至甘州衛與弱水合則鎮夷之黑水亦弱水矣禹門從韓汝節以此為界雍之黑水非也又西北出合黎山峽口合黎山自甘州衛西接鎮夷所界其峽口即都司志所謂羌谷口也又東北逕居延蓋張掖河木名羌谷水經此峽而出因名羌谷口

故城又東北入居延澤

漢書元符二年將軍去病公孫敖出北地二千餘里過居延師古曰居延匈奴

中地名也韋昭以為張掖縣失之張掖所置居延縣者以安處所獲居延人而置此縣括地志居延故城在張掖東北二十五自三十里唐志張掖河西北出合黎山峽口傍河東端屈曲東北行千里有寧寇軍故同城守捉也軍東北有居延海又北三百里有花門山堡又東北千里至回鶻衙帳史記正義云弱水自合黎山折而北流經流沙磧之西入居延澤行千五百里元志亦集乃路在甘州東北一千五百里城東北有大澤西北俱接沙磧乃漢居延故城按此城太初三年路博德所築亦曰其下流不知所歸據居延塞非居延縣也班志以澤繫縣下未當

後漢書東夷傳夫餘國北有弱水晉書四夷傳挹婁國東濱大海北極弱水唐書北狄傳貞觀三年以奚國阿會部爲弱水州則似弱水自居延澤東北流歷夫餘挹婁之北境而歸於東海其所行之遠當亦不下黑水也

合黎山自甘州衛西北綿延而西接高臺所界又西接鎮夷所界隋志張掖縣有合黎山元和志合黎山俗名要塗山在張掖縣西北二百里括地志云蘭門山一名合黎誤行都司志合黎山在甘州衛北四十里迤邐至鎮夷所石碛口三百里一作合離水經合離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注云合黎

山也按漢會水縣故城在今肅州衛東北十六國
春秋呂光遣呂纂討段業戰于合離離即黎字之
訛也羌谷水北至張掖縣合黎山下與弱水合故
因山爲名曰合黎水是合黎水即弱水也經所謂
合黎果主水而言則其文當曰導弱水西爲合黎
之水矣而經不然傳曰水名非也

程大昌禹貢論曰自西漢以來指言弱水之地其
顯著者凡六而班固地志已三出矣條支一也酒
泉崑崙二也張掖刪丹本桑欽說以爲西至酒泉
合黎三也自漢志以外賈耽以張掖郡之張掖河
當之唐史以小勃律之娑夷河東女之康延川當

之其多如此臣惟取條支媯水之西入西海者以
應經文而他皆不取為其地望不與經合也經曰
弱水既西桑班賈三家所稱皆不出乎甘肅兩州
之間其水未嘗西流故臣深所不據而本漢書初
通西域時長老所傳條支弱水以為經證其水西
流注于西海以聲教訖于四海者槩之故敢主其

說按史記大宛傳天月氏居媯水北其南則大夏漢書西域傳安息
臨媯水是此水曆三國之境而條支無之何以知媯水即弱水邪蔡

傳云按通鑑魏太武擊柔然至粟水西行至菟園

水分軍搜討又循弱水西行至涿邪山則弱水在

菟園水之西涿邪山之東矣事在宋文帝
元嘉六年北史載太武

至菟園水分軍搜討東至瀚海西接張掖水北度

燕然山與通鑑小異豈瀚海張掖水於弱水爲近乎程氏據西域傳以弱水爲在條支援引甚悉然長安西行一萬二千二百里又百餘日方至條支其去雍州如此之遠禹豈歷窮荒而導其流也哉其說非是渭按魏書神麈二年帝討蠕蠕自黑山出沙漠至粟水緣水西行過寶憲故壘次于菟園水去平城三千七百里分軍搜討東至瀚海西接張掖水北度燕然山東西五千餘里南北三千里張掖水即張掖河通鑑所謂弱水者也瀚海與張掖水東西相距五千餘里安得爲近此皆不詳考之過賈耽以張掖河當弱水是也程氏乃以條支

之媯水爲禹貢之弱水夫黑水入于南海經志之
矣向使弱水果與條支之媯水通爲一川經何不
言入于西海而云餘波入于流沙乎游談不根蔡
氏闢之當矣而又引柳宗元之說云西海之山有
弱水夫西海卽條支國之所臨也在柳則以爲然
在程則以爲否何義乎

韓氏禹貢詳略曰弱水出自西海之山西海今在
西寧衛城西三百餘里窮石之山當在其左右自
東而西一千五十里至甘州古張掖地過合黎山
又五百一十里至肅州古酒泉地又八百餘里至
沙州古燉煌地以上皆雍域也又二萬餘里至條

支以入西海蔡傳以此西海爲弱水所出故非之
然荒遠之外禹雖未嘗至豈可以其未至而遽疑
其非一水哉則夫菟園水涿邪山皆其所經過之
地也但遠之外夷無可考其接續之所耳滑按柳
說本山海經西海之山即崑崙丘弱水即郭注所
謂不勝鴻毛者也而林少穎云西海即鮮水王莽
置西海郡處韓氏誤承其說以爲在西寧衛西凡
塞外得止水則謂之海非真海也西海本名卑禾
羌海亦名青海又名鮮水在漢金城郡臨羌縣西
北塞外詳見導河
積石下隱測其地當在刪丹南數百里然
窮石一名蘭門山括地志云在刪丹縣南七十里

去青海尚遠古未有謂此山在青海旁者且青海在湟水之南弱水果出其左右勢不得越湟水浩疊水而北至張掖也韓氏云云蓋由羌谷水亦名鮮水其下流與弱水合為張掖河故遂以此鮮水為西海而窮石山亦在其左右耳至其敘弱水之所經自東而西至燉煌又二萬餘里至條支入西海謬妄尤甚夫黑水大川也亘絕雍之西界弱水流至燉煌不滲入沙中則注於黑水矣其能越黑水而西南以至條支入西海乎今黑水既陞亦不聞燉煌界中有水自流沙入西域者其為無稽之言審矣且菟園水涿邪山在張掖之東北弱水出

合黎峽口入居延澤者之所經也韓氏亦錯認在
西域書生不諳地理憑臆而談徒來識者之笑耳
韓氏雍產也以雍人言雍水世或謂必得其實故
詳辨之

漢志

鱧音鹿

得縣下云羌谷水出羌中東北至居延

入海過郡二衍二千二百里按羌谷水者張掖河
之上源也其下流與弱水合則弱水入居延海可
知矣過郡二者張掖酒泉也自合黎山至居延海
行千五百里遡其源而計之則有二千二百里矣
就禹貢言出刪丹者爲弱水之正源出鱧得者爲
弱水之別源正源主也別源客也志家徇今而忘

古往往主客易位故云羌谷水入居延海而刪丹
弱水之下則闕而不言讀者以意會可也

餘波入于流沙

傳曰弱水餘波西溢入流沙顏氏曰流沙在燉煌西
林氏曰弱水溢其餘波以被于流沙猶導荷澤被孟
豬也薛氏曰流沙大磧也在沙州西八十里其沙隨
風流行故名陳氏曰弱水之正者入合黎其餘則入
于流沙也金氏曰大抵西北之地多是沙磧史書所
謂河沙諸國佛書所謂沙界恒河沙是也沙則水滲
而下如沙州以西山北之地即連流沙弱水滲其下
也鄭氏曉曰弱水正派至于合黎過此無事疏鑿矣

其餘波入于流沙聽其流行耳志合黎見其經流有所歸志流沙見其支流有所洩渭按弱水入流沙而謂之餘波蓋時遇行溢則分泄於流沙不常入也其正流自合黎山峽口東北入居延澤故此云餘波

水經流沙地在張掖居延縣東北注云居延澤在其縣故城東尚書所謂流沙形如月生五日弱水入流沙流沙與水流行也元和志居延海即居延澤其沙風吹流行故曰流沙按弱水自合黎峽口以北水不爲患禹治此水止於合黎未嘗及其北故雍州云弱水旣西而導水則有入流沙之文無入居延澤之文後人以目驗之見弱水實入居延